

馬可戲曲音樂文集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編

人民音樂出版社

马可戏曲音乐文集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责任编辑：常静之

马可戏曲音乐文集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编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200千文字 10.5印张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45册

书号：8026·4622 定价：3.30元



马 可

(1918—1976)



马可与戏曲音乐工作者合影



马可在戏曲
研究院工作时期



马可为农民试唱自己的新作品



马可逝世前二十天在剧场会见演员

前 言

马可（1918—1976）同志是知名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他生前致力于我国民族音乐的提倡和发展，对戏曲音乐革新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所写的有关戏曲音乐理论研究和讨论革新实践问题的文章，阐述了他对戏曲音乐的精辟见解，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些文章在戏曲音乐界同行中都有重大的影响，是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在戏曲音乐的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现在，我们委托何为同志把他生前所发表过的论文收集起来，汇编成专集出版，并请张庚同志为本书作序，以作为对马可同志的纪念。

这本集子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要感谢马可同志的子女马楠、海星、海玲等同志，她们对这一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信任。也要感谢音乐出版社的同志们们的支持与帮助。

现在，戏曲音乐的革新事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这本文集的出版，能对为振兴戏曲而奋斗的同志们有所裨益。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1986年1月

序

张庚

马可同志去世已经十年了，今天轮到我来给他的遗文作序，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马可同志死得太早了。论年龄，论健康状况，他不该死；论事业，可以说他才开了一个头，真正的大成就还在后面。读了他这些遗篇，不禁使我流下了痛惜的眼泪。

马可同志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事业，特别是民族戏剧音乐的事业。对于戏曲音乐，他下了很多功夫去作研究，并对评剧的创腔还亲自作了实践。又亲自写了《小二黑结婚》的新歌剧。他这一系列的劳动始终贯串着一个目标，就是要在民族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的基础上创造崭新的民族新歌剧。最后，他还接办了中国音乐学院，目的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材：作曲家、演员，以实现他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是他坐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被启发出来的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当时在延安产生了一整批具有这种使命感的青年，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就有马可，另外还有安波，非常遗憾的是这两位目标鲜明、意志坚强的音乐家不幸早逝，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中国的新戏剧音乐、中国的新歌剧将会具有怎样一付崭新的面目啊！

马可同志把中国新歌剧的建设和戏曲改革看做是关系十分密

切的事业。他认为新歌剧一定要建立在民族音乐、其中包括戏曲音乐的基础上，而戏曲音乐的改革也应当吸收新音乐的营养。戏曲改革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事业，应当充分照顾各地群众的欣赏习惯，在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进行革新，又要在新内容的要求之下进行革新，既不可眼光狭小、闭关保守，不接受新事物，又不可脱离群众的基础，去搞不切实际的改革。而新歌剧则应当在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作曲家的创造性，更多地或者是全部地采用重新作曲的方法。两者的目的虽然是殊途同归，都是要创造出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思想、感情、生活的戏剧艺术来，但又应当适当地加以分别。前者不妨叫新戏曲，后者则可称为新歌剧。马可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充分考虑到实践的可能性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是总结了五、六十年代戏改中间音乐改革的经验的。

马可同志在他的这些具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论文中，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否定中国戏曲音乐，把它们贬低为原始落后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只有按照西洋歌剧的创作方法才能创造现实主义的戏剧音乐，而中国的戏曲音乐则被贬之为非现实主义的。另一是反对任何改革，认为传统的戏曲音乐已经非常完善，用不着什么改革了，如果改动起来，那就离格了，不是原来的剧种了。为了反对这两种倾向，马可同志充分运用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武器，有事实、有分析地说出了他的理论。他的文章，一般是不以盛气凌人的态度来对待论敌的，他总是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人。除非是偏见太深或根本不读他的文章，但凡是追求真理而又认真读了他的文章的，总会肯定他、或同意他的论点。在多少年来，民族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长期被冷遇、被贬低的气

氛中，其所以还有那么一批人坚持在戏曲音乐工作岗位上，既无名又无利地埋头苦干，而且做出了不小的成绩，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马可同志这些文章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这个估计是决不过分的。

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委托何为同志将马可同志的这些文章编为一集出版，我认为是有俾后学的大好事。青年音乐工作者、戏曲工作者，把这本书拿来读一读是决不会没有好处的。最近几年来，思想界和文艺界中又刮起了一阵贬戏曲、甚至整个民族艺术的歪风，说这些民族艺术值不得继承和革新，它的命运只有必然灭亡，只有全盘西化（美其名曰现代化，以至于科学化）才是出路云云。我就越认为像马可同志这样的文章一点也没有过时，而是非常适时的。

是不是马可同志的文章也有什么未尽之处呢？当然有，那就是他死后这些年来戏曲音乐和新歌剧音乐的成绩与经验未能得到适时的总结，当然也未能包括到他的文章内容中去。但这当然不是马可同志的过错，而是有待他的后继者来做的。这些年来，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小的，特别是未经宣传因而很不被人注意的戏曲音乐革新的成绩，应当公平地说一句是：相当大。我希望有人出来总结这一段工作，写出足以说服人的有力的文章来。马可同志虽死，则他的精神有人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了。

1986、1、3

目 录

前 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1)
序	张 庚	(I)
继承民族音乐遗产问题		(1)
对中国戏曲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点理解		(16)
戏曲唱腔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27)
谈谈评剧音乐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40)
√新歌剧和旧传统		(76)
戏曲音乐表现现代生活的一些问题		(104)
戏曲音乐工作问题		(152)
提高认识, 做好戏曲音乐工作		(161)
对戏曲音乐的传统、程式和群众性的看法		(173)
戏曲乐队的作用和发展		(181)
正确对待戏曲音乐的推陈出新		(201)
从戏曲艺术的特点看戏曲音乐工作		(212)
戏曲音乐漫谈		(226)
实事求是地评价戏曲音乐工作		(236)
◀朝阳沟▶ 是一出好戏		(242)

破除迷信，发扬戏曲音乐的优良传统·····	(245)
克服保守思想，发展戏曲音乐·····	(250)
川剧音乐新·····	(258)
谈评剧《洪湖赤卫队》的创作和演出·····	(262)
坚持戏曲音乐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现实主义的 tradition·····	(272)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276)
无知产生粗暴·····	(279)
戏曲音乐工作大有可为·····	(282)
继承和发展的两点论·····	(285)
幕间曲要起什么作用？·····	(289)
听川剧音乐有感·····	(292)
一个督促，一点启发·····	(295)
喜看花丛添新枝·····	(297)
附录：马可与戏曲音乐····· 何为	(299)
编后·····	(315)

续承民族音乐遗产问题

——在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新音乐运动一开始便把继承民族音乐遗产、创造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提到工作日程上来。而我们伟大的先行者，象聂耳和冼星海等，都在他们全部的音乐活动中贯彻着对待民族音乐遗产的正确态度。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新的现实生活和旧的民族传统之间的矛盾，创造地继承、发展了民族音乐，并把它汇合到世界音乐文化的总河道中来。新音乐运动的这种正确和光荣的传统，是应该得到很好的发扬的。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的音乐工作者由于获得了新的工作条件，开始了有组织的、深入的并且与过去相比是较大规模的对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仅就陕甘宁边区一地而言，五年间搜集的民间音乐资料约有四千多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改造了旧的音乐，创造了新的音乐。这些作品今天已流行于全国，为大家所熟知了。开国以来的四年间，音乐工作者获得空前有利的条件，在全国广大的地区，在蕴藏着浩瀚如烟海的民间音乐宝藏的各兄弟民族区域工作，在这肥沃的土壤上，大家吸收着无限丰富的营养。四年来，大家研究的范围已从民歌推广到说唱音乐、戏剧音乐、古典音乐和一些兄弟民族的音乐（如象“牌子曲”、“秦腔音乐”、“山西梆子音乐”、“评戏音乐”的整理，“京戏音乐”、“蒙

古民歌”与“十二木卡姆”的记录整理，都是很重要的收获)。特别经过了去年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和今年的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以及各大区、各省市经常举行的民间艺术会演，使我们对民族音乐遗产增加了很多感性知识，从而在理性认识上也提高一步。四年来我们出版了数十种民间音乐资料，我们的音乐会上出现了很多民间歌手，我们的电台和唱片中增加了很多精彩的民间音乐节目，我们的音乐学院也增加了民族音乐的课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作曲家从这些遗产中吸收了更多的营养创造出象《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王大妈要和平》、《歌唱二郎山》等作品；我们的演唱家在民间声乐的学习中得到了新的成就，初步澄清了“洋”“土”问题；乐器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也为大家所重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努力的成绩，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目前继承民族音乐遗产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这些问题我想从对民族音乐遗产的认识，对民族音乐遗产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对民族音乐遗产的研究工作，以及如何发展民族音乐四个方面来谈。

一 对民族音乐遗产的认识

也许有的同志会问：这还有什么问题，难道今天还有谁对继承遗产表示怀疑么？——是的，今天在口头上反对继承遗产的人似乎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口头上和抽象的理论上，而主要从实践中来检查的话，那么就会发现：我们在对待遗产的态度上还是有问题的。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对于遗产的尊重还是更多的停留在概念的认识上，而十分缺乏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以至于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常常是在实际上把原先概念的认识否定掉。

举几个例子来说吧：比如，有些同志在口头上倒也时常叨念着伟大祖国音乐遗产的丰富性之类的话，但一接触实际问题——如在今年全国音乐舞蹈会演中——在声乐上有人觉得民间歌手声音刺耳，超过了人类的音域，不美，因而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在器乐问题上觉得民间乐器简单，没有高度的技巧，是中古时代的落后东西，早就应该进博物馆的。又如一些同志，面前看着几本民间歌集，翻来翻去，曲调都差不多，结构也很简单，于是长叹一声，感到遗产不过如此，没啥可学。也有些这样的学校，今天请这位艺人来唱一段京戏，明天请那位艺人来唱一段大鼓，听完以后，没有人来作任何具体分析，听的人稀里糊涂，日久生厌，觉得遗产不过如此，渐渐地对于学习遗产的热忱就淡薄下来了。

象这样在口头上一般地尊重遗产，在实际上具体地轻视和否定遗产，是我们今天在对待遗产的态度上的一种主要的有害倾向。这是因为我们在思想方法上有很大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也许还潜伏着盲目崇拜西洋的残余思想）因而只看到遗产中单调和贫乏的一方面，没有看到其丰富的与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的一方面；只看到遭受封建思想侵蚀的一方面，没看到其强烈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只看到与西洋近代音乐相比是“不科学”的与技术上落后的一方面，没有看见它们在表现人民生活中所达到的动人的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民族色彩的一方面。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某些创作批评，对于优点总是看不见或者是不去看，对于缺点指责得声色俱厉、具体而微，最后的结论是一无是处，打入冷宫。象这样对待遗产的态度，实际上是——抽象地讲，我们有着丰富的遗产，我们是百万富翁；具体地讲，这些遗产一文不值，我们是穷光蛋。这种认识能说是正确的吗？

还有一些人，完全是从另外的立场来看遗产。比如，对古典音乐说是士大夫的、庙堂的——不要！对民间音乐说是农民的、落后的——不要！对说唱音乐，说这根本不是“音乐”！对戏曲音乐，比如京戏，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要不得；比如评戏，说是小市民的，也要不得……这样，对我们的民族音乐遗产根本怀疑，埋怨我们的祖先不争气，没有产生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使得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继承。对于一些埋头从事民族音乐遗产的搜集研究和改革工作的同志是瞧不起，觉得做这工作没出息，或者是带着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向他们说：“你们怎么搞这个！”我们相信，象这样完全忘掉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艺术思想，我们要警惕它的影响，当心它的泛滥。

自然，我们也必须同时防止那种故步自封的、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的保守思想。这种思想以为凡是民族的都是最好的，凡是群众所习惯的都是最理想的。这种思想不是引导我们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这种思想不是把我们民族的音乐传统与世界最进步的音乐文化汇合起来，而是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永远停留在18世纪的闭关自守时代。这种思想不承认“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传统，反对改良，反对革新，反对根据新的生活的需要把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提高到新的阶段。这种思想在今天也还不是占着主要地位的，但也同样值得我们警惕。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不是以前面所说的那些态度去对待遗产；正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要在充分估价与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①我们要继承的，便是这种为劳动人民及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作家所创造的民主的和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文化遗产，把它们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尘垢中清理出来，在新的基础上予以改造与发展，这就是我们对待遗产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那种以为旧社会所产生的文化都已“过时”，不足取法，只能进博物馆去的想法，实际上是割断传统、腰斩历史的观点。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那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②这话可以作为对待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指针。

二 对民族音乐遗产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对民族音乐遗产的采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看来只是一些技术末节，但实际上这里包括我们对遗产的看法与研究方法问题。

几年来各地音乐工作同志对其本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相当普遍的采集工作，民间音乐资料跟着一本一本的出版，这当然都是好现象。但这里也有些问题：第一是采集的目的和重点问题，第二是采集者本身的修养问题。

采集民间音乐的目的，不外三个方面：一、为着保存和发展

^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6页。

^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348页。